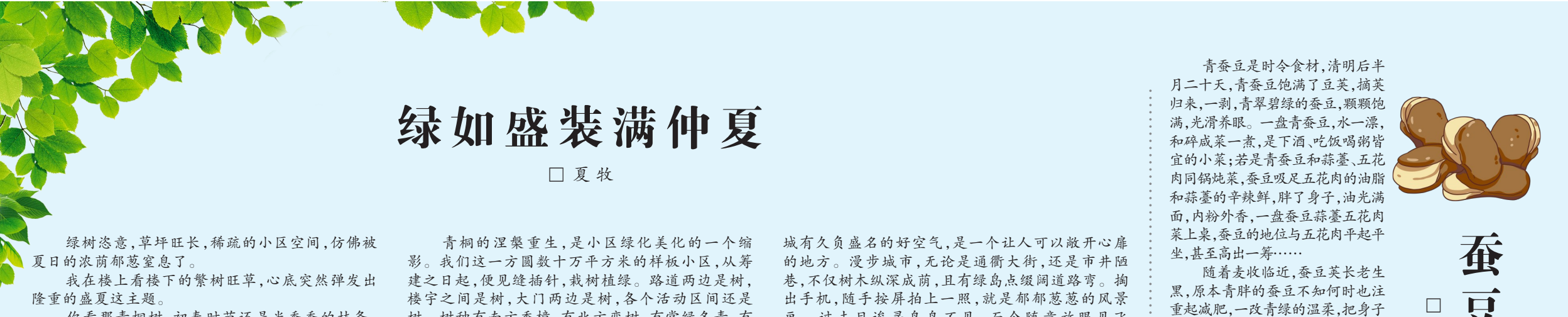




绿如盛装满仲夏

□ 夏牧

绿树恣意，草坪旺长，稀疏的小区空间，仿佛被夏日的浓荫都憋窒息了。

我在楼上看楼下的繁树旺草，心底突然弹出隆重的盛夏这主题。

你看那青桐树，初春时节还是光秃秃的枝条，而河岸的杨柳已经轻颦鹅黄染色了。那时我总想，你这青桐怎么名不符实而空枝呢？谁曾想到，仅仅一个多月的光景，青桐便爆出许多的新头，嫩芽赘满老枝新桠了。有常言说，后发力是真正的发力，望青桐还确实如此。一场暮春的绵雨彻透青桐数日后，那些新枝嫩芽便像长了翅膀似的，向四周扩展它们的势力范围，延伸它们的滴翠浓荫。

青桐与小区建设同步，我与我的小区共同见证青桐的成长嬗变。想当初，也就是七八年前吧，青桐从中原河南一带引进时，还是一根根主干被截头，几根同样被截断的残枝兀立主干端上。那般模样惨不忍睹，但植物的命，从来都是硬的！仅仅两三年，青桐便从春雨中醒棵复原。先是断干残枝出新芽，然后是新芽出新再生枝。这般的接鼓传花式的复兴，迅速嬗变出一个崭新的青桐盛装。七八年来，青桐已是冠蓬起方丈，众树连成片。

父亲背我走过那座桥

□ 顾仁洋

大约在我十岁的时候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被肺炎耗上了。

先是在大队卫生室看病打针。那时，治疗肺炎最有效的药物，是青霉素。做皮试的时候，我很快就有了过敏反应。由于顽皮，无意间我还碰了一下80万单位的青霉素小瓶子。一会儿，我本不红润的嘴唇竟然厚了起来。按发展趋势，倒有可能变成“猪拱子（猪唇）”。好在，丢了药瓶，过敏反映很快过去了。

不能用青霉素消除炎症，让五爹爹着急得直搥手。大队卫生室一共三个人。驼背五爹爹年纪最大，是负责人，挺威严，不怒自威。平时，我们一帮小把戏（小孩）看见五爹爹总会躲得远远的。不仅怕五爹爹让我们吃药、打针，他还会一手推着滴着药液的粗壮针筒，边弓腰回身，一双犀利的眼睛扫描过来，我们那个小孩能不害怕呢？

青霉素不能用，只好用其他的药代替，疗效很不明显，我的肺炎总不见好。于是，父亲每天总领着我去卫生室，开始是搀着，后来是抱着，再后来是背着，打针早把屁股打成“马蜂窝”了。后来，五爹爹见我，老远就戏谑开了“‘顾颜（躺）洋’又来了！”那时，五爹爹不是在卫生室门口打扫，就是忙着煮针头纱布。看了几天，我的病情总不见好转，人反而越来越没精神了。

“老汉啊！”庄上的人，总是这样亲切地叫父亲名字中的最后一字，或者“老汉”，或者“汉队长”（父亲是生产小队的副队长，大抵比工分员的地位和威信稍微高一点）“我看还是带孩子到公社卫生院看看吧。这一天天夜里咳嗽哄哄的，还不时发热。不能拖了，孩子的精气神也不如开始几天好了。九、十岁的孩子应是狗也讨嫌的样子，怎么倒像个搭伙狗了？”连着打针吃药几天后，看着父亲背上病恹恹的我，五爹爹劝父亲赶紧带我去公社卫生院看病。经五爹爹一批评，父亲立即背我去卫生院。

其实，父亲和母亲也决定要带我去卫生院了，只是那时家里六口老小，仅靠父母挣点工分，养活我们姐弟四个。家里的经济实在不宽裕，父亲便下了决心，带我去卫生院看病。从大队卫生室到公社卫生院路并不远。平时，我们玩耍捉迷藏的时候，一溜烟功夫就能从西边卫生室跑过来，隔河就看见公社卫生院了。河上是一座木质桥，桥面是两根碗口粗的木棍，桥桩也是八字叉着的树棍，整座桥还是三接头，用铁丝绞着。人走在桥上面晃晃悠悠，咯咯吱吱的。那时，我还没有学会游泳，胆又格外的小，怎么也不敢像其他孩子那样左歪右扭就能过了桥。每次，我只能隔河兴叹，看其他小伙伴到卫生院去，将捡来的蝉壳在中药房里换成了一小袋一小袋甘草。我的甘草自然被他们从中短了“厘头”。

父亲带我去卫生院的时候，我迷迷糊糊的伏在父亲的背上。父亲的后背宽阔、厚实。父亲背着我，两向无语。走过桥，除了父亲的脉动，我感受不到一点摇晃的感觉。小时候，偶尔和父亲睡在一起，还可以感受父亲后背的温暖，可现在，我的热度传递到了父亲润湿的汗衫上。父亲后背给我十足的敦厚和安详。

到了卫生院，医生们为我拍片做胸透，化验大小便和血，检查我的血象，详询我最近吃药打针情况。医生们根据检查重新为我制定诊疗方案，又经过几天的挂水吃药，终于治愈了我的肺炎。

为了节省住院费，那几天，不记得父亲背着我多少次来回走过那座木质桥，带着我去医院看病，而我却没有一次感受到父亲哪怕一次翘翘。甚至好几次挂水回来，我已在父亲宽厚的背上安心地睡着了。

医生再次拍片说我炎症完全消失的那天，久锁眉头的父亲终于在医生面前露出笑脸。回来的时候，父亲又一次背着我走在木质桥上，河里一趟鸭子正在戏水，我觉得父亲过桥的脚步，就像鸭群涉水那么轻快。有了精神的我，在父亲身上一手拍着背，一手指着越鸭开心地要和父亲说话。父亲却说，“以后不要再做‘醃洋’，不要生病，这样健康、开心多好呢！”听了父亲的话，我一下在父亲的背上沉默起来。

转眼间，父亲离开我们也已整整十年了。通往老家卫生院的路早筑成平坦宽阔的水泥路，河上的桥也是坚固敦实的水泥桥了。每次路过这座桥，那年父亲背着我一次次走过木质桥的情形，总会一幕幕汹涌的来到眼前，恍若昨天。如今，那个背着我过桥的父亲，早已与我阴阳相隔，唯有梦里还能伏在父亲宽阔而厚实的背，那是多么温暖、多么安全的地方啊！

青桐的涅槃重生，是小区绿化美化的一个缩影。我们这一方圆数十万平方米的样板小区，从筹建之日起，便见缝插针，栽树植绿。路道两边是树，楼宇之间是树，大门两边是树，各个活动区间还是树。树种有南方香樟，有北方栎树，有常绿冬青，有米花桂树，有树中骄子广玉兰，有人称“树后”合欢花，还有银杏、枇杷、紫槐、紫荆、白桦树，以及叫不出名字的其他树。一个庞大的小区，就是一个品种多样化的绿树王国。

作为国家级绿化园林城市，现在的盐城，每一个小区几乎都是绿树成荫、葱茏如郁。幽静清晨，信步溜达世纪公园环湖小道，时有水珠滴落肩头脸上，有一丝丝的凉意快感，朦胧中以为是天丢雨点。抬头一看，却是树上的细密露水凝结成珠，晶莹剔透，折射晨曦，恍若珍珠盘桓阔叶。露水凝结成圆时迅如空灵而滑落。那层层叠叠的翠叶上，总有一滴又一滴的露水随风集结而成珠，滴落道上成水印，滴落水里成水圈。望此情景，不由得想起某位自然派作家曾说过，森林是雨云的襁褓，雨水是森林的回馈……

放眼我们的城市，绿色是绝对的风景，因此盐



小荷初放

汤青摄



冰糖绿豆汤

□ 陈卫中

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一首《悯农》诗，浅显直白，通俗易懂，把田间劳作的艰辛和餐食来之不易，说得清清楚楚，明白了。

这样的劳动场面，我没有亲历过，但我亲见过。小的时候，父母就是这样，头顶着炎炎烈日，在棉花地里除草，抹上一把脸，甩出一把汗，汗水从他们身体中渗出，又飞落到他们的棉叶上，他们的土地里。

现在生活城市里，我的孩子自然看不到这样场景，只能从古诗中感受。不过，他们的体会又有多少、多深呢？对盘中餐又有多少珍惜、敬重的自觉呢？

那个时候，奶奶总会早早地熬上一锅绿豆汤。天中的时候，把绿豆汤盛在铜盆里，放在水中凉透，一碗一碗地盛放在桌子上，等待着儿孙们回家。先回来的是我，从学校跑着回来，扔下书包，端起一碗就要喝。奶奶总是喊着让我喝小碗，小碗就小碗，一口气一碗绿豆汤就咕嘟着下肚了，凉凉的、甜甜的，手一抹嘴，那叫

一个爽。父母也回来了，他们喝大碗，一人一碗，也是一口气喝完。

有一天，天特别热。我喝完一小碗，还没过瘾，又端起一大碗喝。喝了一口，怎么感觉不对，大碗和小碗怎么不一样，大碗里的绿豆汤怎么一点也不甜呢？放下碗，问奶奶。奶奶笑着说：“小孩要长个，奶奶加了点冰糖。”我又问，爸爸妈妈不喜欢喝甜的吗？奶奶又笑着说：“冰糖好贵哩。”我吵着奶奶，说她偏心。

等我有了孩子，偶尔也会准备一杯冰糖绿豆汤，放在冰箱里，备着她放学回来喝。她喝了一口，就放下了。“爸爸，有没有冰淇淋，有没有圣代杯。”女儿噘着嘴。有当然是有，那绿豆汤又怎么啦？我把女儿杯子里的绿豆汤喝完，凉凉的、甜甜的，奶奶的味道还在。

记忆中的夏天，是那么热。白天热，晚上热，屋外热，屋内热。难忘的是一河清水，一把蒲扇，一碗绿豆汤。现在还有夏天吗？在家有空调，学校有空调，办公

青蚕豆是时令食材，清明后半月二十天，青蚕豆饱满了豆荚，摘荚归来，一剥，青翠碧绿的蚕豆，颗颗饱满，光滑养眼。一盘青蚕豆，水一漂，和碎成菜一煮，是下酒、吃饭喝粥皆宜的小菜；若是青蚕豆和蒜薹、五花肉同锅炖菜，蚕豆吸足五花肉的油脂和蒜薹的辛辣鲜，胖了身子，油光满面，内粉外香，一盘蚕豆蒜薹五花肉菜上桌，蚕豆的地位与五花肉平起平坐，甚至高出一筹……



蚕豆米子

胥加山

随着麦收临近，蚕豆荚老生黑，原本青胖的蚕豆不知何时也注重起减肥，一改青绿的温柔，把身子骨锻炼成满身肌肉，老成得牙齿望而生畏。

新收的蚕豆经太阳一暴晒，蒸去多余的水分，硬度可与石子抗衡。农家主妇掂量着新收蚕豆的分量，一分为二，一份留做蚕豆种，一份供孩子嘴馋时做炒蚕豆零食，一份留做夏天劈蚕豆米子炖汤消暑。

“双抢”时节，超负荷的体力劳动，唯有用多盐的菜激发身体的疲乏，炒蚕豆做咸，省时，易存放，既可零食，又可当咸。一盘新蚕豆随着锅温的升温，一只只蚕豆膨胀了身子，焦黄起容颜，在锅中噼啪啪啪炸响起来，喜欢嚼劲的，盛起炒熟喷香的蚕豆，洒少许碎盐，就着蒜瓣一拍，颠颠拌拌，一盘炒蚕豆成大功告成，倒几十颗入袋，边干农活，边入口一颗，咯噔咯噔，嚼得带劲，满嘴含香，既安慰劳作早饿的胃，又补了流汗过多的盐分；喜欢烂一点粉一点的蚕豆咸，炒熟的蚕豆不急出锅，就着一碗冷水洗于蚕豆，锅里兹哩啪啦响了起来，无需添柴火，火塘里的余温足够闷烂炖粉蚕豆，颗颗蚕豆吸足水分，胖了身子，黑花了脸，盛起，碎盐蒜瓣香油一拌，色，虽不耐看，可其味、口感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儿时夏天暑假，最爱在庭院里的葡萄架下劈蚕豆米子。父母一早去田间干农活前吩咐，劈点蚕豆米子，早点做好冬瓜炖蚕豆米子汤，中午解渴消暑……

一把菜刀倒立在长条凳上，一颗蚕豆眼对着锋利的刀锋，木块一敲蚕豆，再坚硬的蚕豆在刀锋面前也俯首称臣，一分为两瓣，露出或金黄或洁白的蚕豆身。流火日光被葱茏的葡萄架阻隔，斑驳的光影落在聚精会神劈蚕豆少年的身上，一颗，两颗，三颗……少年暑假的时光被劈蚕豆米子拉得又细又长……蚕豆米子劈好了，井水泡胀，再剥去豆皮，或金黄或洁白的豆瓣静静地享受着井水的沐浴，和少年一样等待着炖汤的华丽登场……新采摘的冬瓜，削皮除瓢，切块，蚕豆瓣先行一步跃入锅中热身，菜籽油葱花姜片助兴蚕豆米子在沸水中尽情劲歌热舞，一瓣瓣蚕豆米子热舞得开了花，蹁跹得酥了身子骨，少年把冬瓜块入锅，接着把锅中的汤交给了灶膛的余火慢慢炖煮……冬瓜块烂而不化，蚕豆米子粉而不碎，少年起汤入盆放凉前，发现汤中似乎少了点什么，于是就着厨房外的菜园，割了两棵韭菜一洗，切段，缀于汤其上，绿黄白三色汤，片刻多了诗意的朦胧……少年笑了，擦去额头的汗……

冬瓜炖蚕豆米子汤，因少年的创新，父母竟然喝出了鸡汤的味道！少年喝着汤，也嗅到鸡汤的鲜，疑惑，是蚕豆米子的新鲜附体？还是冬瓜的清香在升华？或是韭菜的辛味在刺激……少年懒得去探究，舀起半碗沉淀于盆底的纯蚕豆米子与汤，粉啾啾，糯酥酥，温凉适口，直吃得唇、舌、喉、胃、心，一气呵成的酣畅淋漓……

暑天喝一碗蚕豆米子炖冬瓜汤，何止消暑？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汤中灵魂的载体——蚕豆米子，其实就是一缕人间烟火，一抹乡愁，接地气，纯地道……

室有空调。可以开私车，也可乘公交，也都有空调。农村也推广了机械化作业，剩下的体力活也尽量在太阳不是那么威风的时候去做。

现在的夏天，还需要冰糖绿豆汤吗？凉凉凉，什都可以凉。凉粉、凉皮、凉面，各种各样的冷饮。还有，在空调房间，尽量调低温度，却一桌子人围吃着火锅，一半是滚烫，一半是透凉。

我的孩子也已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我们生活着自己的二人世界。我们也为自己准备很多消暑食品，但总少不了绿豆汤。不过已经不放冰糖了，也不会冻得太凉，岁数上升了，得注意保护身体。

夏天又到了，那一碗绿绿的、沙沙的绿豆汤，又勾起了我对清凉和甘甜的回忆。世上所有的滋味，不仅因为它它的色、它的香、它的甜，只有细细体会它的不易、它的辛劳，只有慢慢咀嚼它的故事、它的感动，才能真正品出个中的真谛。



了。然后，再往病榻上用细绳子拴好，在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挂在墙上了。

记忆里，母亲的蒲扇永远摇在我们的身上。晚饭后，我们姐弟仨躺在堂屋地上的凉席上睡觉，母亲总会搬一把马扎，坐在我们身旁，不紧不慢的摇动蒲扇。凉风不大不小，细腻均匀，清爽怡人。我们惬意地享受着这份幸福，甜甜的睡去时，也不知母亲何时停下手中的蒲扇，待我们睡醒还能感觉到母亲蒲扇的清凉。童年的夏日里是永远不缺这种幸福的。

每当夏天迈着火热的脚步奔来时，母亲就会把所有夏天用的器物找出来，洗刷后放在太阳下暴晒，这当然也包括一把把蒲扇。洗刷后，有边角破损的，母亲就会用布包边包角，一针一针缝好。修补好的蒲扇握在手里，舒适又亲切。阔大的蒲扇摇一摇，凉风徐来，清爽无比，浑身的燥热随风而逝。炎热的夏日，母亲手中的蒲扇永远扇在我们身上，为儿女扇着透心凉的风，看着夏日里熟睡的儿女脸上始终露出幸福的微笑。

随着电风扇、空调的普及，蒲扇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退出了它的历史舞台，但母亲摇着蒲扇轻轻为我打扇的情形时常会闪烁在我的脑海。